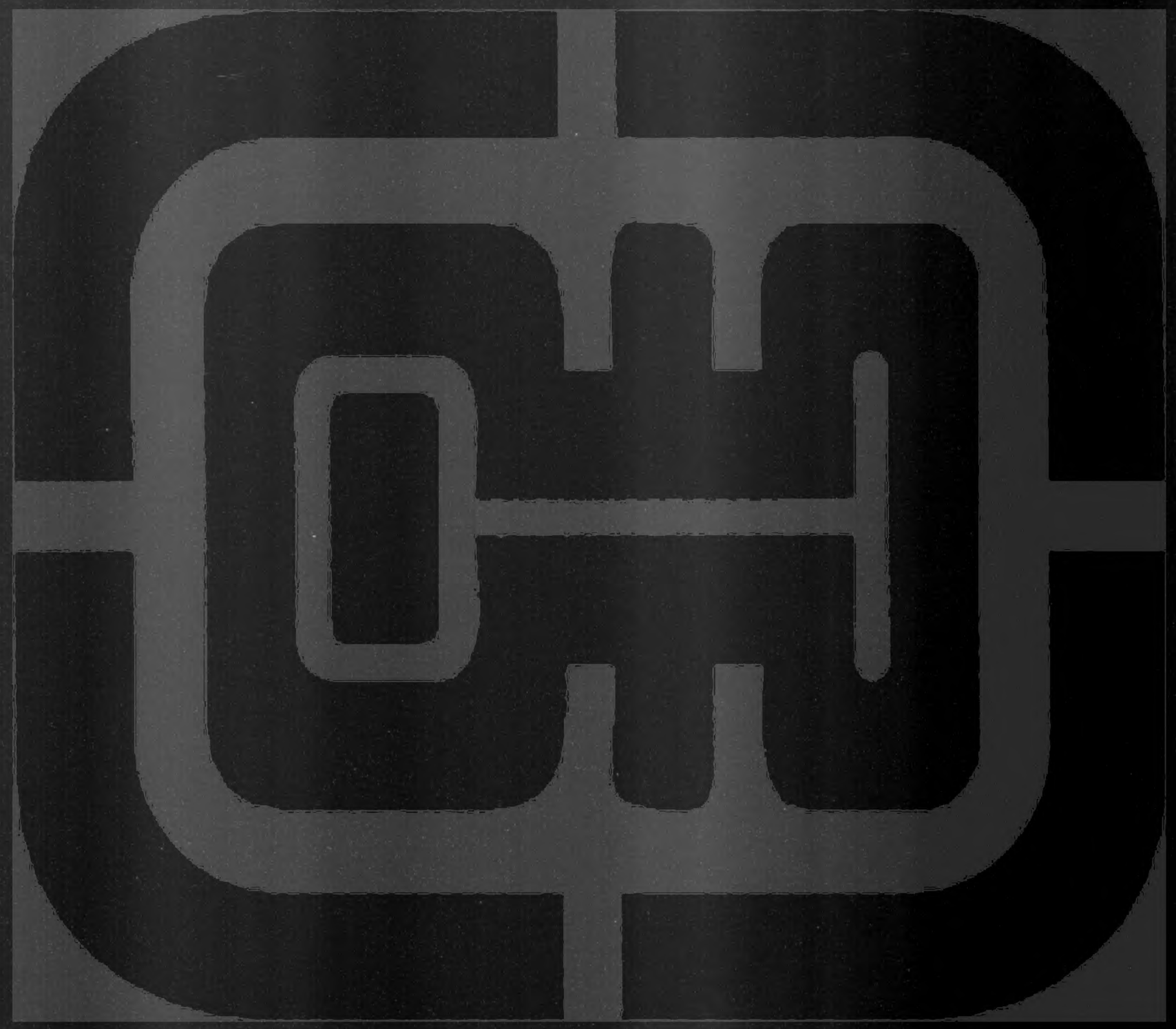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一

歷代三

陳平

或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諫。程子曰。王陵廷爭不從則去其位。平自意復諫者。未必不激呂氏之怒也。夫漢初君臣徒以智力相勝。勝者爲君。其臣之者非心詭而臣事之也。當王諸呂時而責平等以死節。庸肯苟死乎○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順却諸呂亦只是畏死。漢之君臣當恁時豈有樸實頭爲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事變那時他也則隨却如今周勃先入北軍。陳平亦不是

推功讓能底人只是呂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此

龜山楊氏曰。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以獨任。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則高祖固有疑平之心矣。然終其世不見其隙。蓋天下初定。國家多故。諸侯內叛。夷狄外陵。平爲護軍。常從征伐。不據重兵。不親國柄。故能免也。然高祖謂平難獨任。王陵可以佐之。而陵終以戇見疎。無益於國。其後平專爲丞相。天下無間言。卒以功名終。不其反歟。知人惟帝難之。信矣夫

或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宰相之職。或以爲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大於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朱子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其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

或問良平漢之功臣也。十八侯之次。良平何以不與。高后四年差次功臣。其位愈下。何歟。潛室陳氏曰。漢封功臣。

其盟誓之辭曰。非軍功不侯。於軍功中又三事最重。一曰從起豐沛。二曰從入關中破秦。三曰從定三秦。十八侯位次全論此三事。良平皆後附。（良雖從沛公。但其特自有故君韓氏。）所以不在此數。又良平皆帷幄謀議。不履行陣。所以諸軍功者率在先。

王陵

或問王陵周勃陳平處呂后之事。如何。南軒張氏曰。夫以呂氏之凶暴。欲王諸呂。其誰扼之。獨問此三人者。蓋亦有所憚也。非特憚此三人。蓋實憚高帝之餘威流澤之在天下也。陵引高帝白馬之盟以對。其言明切。固足以折其姦心。如砥柱之遏橫流也。使二子者對復如陵。吾知呂氏將悚焉。若高帝臨之在上。且懼天下之變。或縮而不敢。未可知也。彼二子者乃唯然從之。反有以安其邪志而遂其凶謀。既分王諸呂。而呂氏羽翼成就。氣燄增長。然則呂氏之欲篡漢。二子實助之。予謂二子方對呂氏時。其心特畏死耳。未有安漢之謀也。退而聞王陵之責。顧高帝之眷。思天下後世之議。於是而不遑。則有卒安社稷之言耳。雖然使二子未及施計。先呂氏而死。則是乃畔漢輔呂。不忠之臣。尚何道哉。抑二子安劉氏之計亦疎矣。不遏之於爪牙未就之初。而捄之於搏擊

磔裂之後觀其閒居深念與刼鄜寄入北軍等事亦可謂窘迫僥倖之甚夫豈全謀哉鄜寄不可刼北軍不可入呂頌之謀行則亦殆矣忠於人國者固如是哉人臣之立朝徇義而已利害所不當顧也功業之成不必斷出於吾身也義理苟存則國家可存矣借使王陵以正對平勃又以正對呂氏一日而尸三子於朝三子雖死而大義固已皎然如白日轟然如震霆天下之義士將不旋踵四面並起而亡呂氏矣安劉氏者豈獨三子爲能哉使人臣當變故之際畏死貪生不知徇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于後此則國家何所賴焉亂臣賊子所以接踵於後世也其弊至於如荀彧馮道之徒而論者猶或賢之豈不哀哉夫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是已其始終之論皆以母子天性爲言拳拳然曰以復廬陵王爲事然其所以紆餘曲折而卒成其志者則用功深矣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仁傑豈必功業於其身者哉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爲法

叔孫通

朱子曰叔孫通爲綿蕝之儀其效至於群臣震恐無敢喧譁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群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

秦人尊君卑臣之法。魯二生之不至。亦是見得如此。未必能傳孔孟之道。只是他深知叔孫通之爲人。不肯從他耳

或問叔孫通定禮樂召兩生不至。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漢初朝廷無禮。群臣拔劒擊柱。若從兩生。無救於目前。從叔孫則又因陋就簡。揚子雲獨以大臣許兩生。如何。潛室陳氏曰。人有所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叔孫通盜儒。稍有節操。人便不因之而進。兩生不是欲待百年。但以叔孫通非興禮樂之人。故設辭以拒之耳。子雲以其自重難進。有所不爲故。以大臣許之。蓋因其出處之間。可卜其事業也

四皓

朱子曰。漢之四皓。元稹嘗有詩譏之。意謂楚漢分爭却不出。只爲呂氏以幣招之。便出來。只定得一箇惠帝。結裹小了。然觀四皓恐不是儒者。只是智謀之士。○問四皓是如何人品。曰。是時人材都沒理會。學術權謀混爲一區。如安期生。蒯通。蓋公之徒。皆合做一處。四皓想只是箇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重。如願爲太子死。亦脅之之意。又問高祖欲易太子。想亦是知惠帝人才不能負荷。曰。固是。然便立如意。亦了不得。蓋題目不正。諸將

原件短缺 P6

大臣不心服。到後來呂氏橫做了八年。人心方憤悶不平。故大臣誅諸呂之際。因得以誅少帝。少帝但非張后子。或是後宮所出。亦不可知。史謂大臣陰謀以少帝非惠帝子。意亦可見。少帝畢竟是呂氏黨。不容不誅耳。杜牧之詩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

趙堯　季布　劉章　張蒼　酈寄

龜山楊氏曰。予讀漢史至呂戚之事。未嘗不爲之廢卷太息也。以高帝之明。惓惓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后以堅忍之資。濟之以深怨積怒。其於趙王也。欲得而甘心焉久矣。雖韓彭之強。有弗利於己。去之猶發蒙耳。一貴強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爲高皇計者。盍亦反諸己而已。不以衽席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者不陵。賤者不逼。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是將化天下以婦道如關雎之時。豈特無毋禍而已哉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稱其仁。管仲之不死。繩以春秋之法。則其義固有在矣。世莫有能窺之者。方季布髡鉗奴辱於朱家。非有深計遠慮也。期以免死而已。班固謂賢者誠重其死。夫死非其所。固賢者所重也。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固之爲此說。豈非

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皆未明春秋之法也。揚子曰。明哲不終事項。其義得之矣

予讀高五王傳至劉章言田事。及誅諸呂一人亡酒者。未嘗不爲之寒心也。方高后欲強諸呂。雖大臣平勃等皆俛首取容而已。其志非忘漢也。觀王陵之事。則可鑑矣。使章以才見忌。不得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爲也。尚何及哉

張蒼吹律調樂定律令。若百工作程品。其有意乎推本之也。當是時。漢廷公卿皆武夫軍吏。無能知書者。唯蒼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尤邃於律曆。有所建明。宜無不從也。然其術學踈陋。猶以漢當水德之盛。正朔宜因秦弗革。卒以此絀。惜夫

諸呂之王非漢約。天下莫與也。產祿擅兵欲危劉氏。忠臣所共切齒。而酈寄固與之友善。而商亦莫之禁。何也。其謀呂祿也。刼之而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絳侯賴之以入北軍。功不足以贖其罪也。使商不就刼。而呂氏得志。則寄之父子得無非望乎。其責友非其本心也

張釋之

龜山楊氏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利口捷給。古人賤之。若上林尉居其位不知其任。至十餘問不能對。是謂

不任職非訥於言者也張釋之以絳侯張相如方之過矣文帝問絳侯天下一歲決獄幾何絳侯不能對又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又不能對帝以問陳平平條析甚辯文帝善之絳侯愧汗洽背自以其能不及平遠甚若是以絳侯爲賢平爲喋喋可乎予謂上林尉員亡賴而虎圈嗇夫雖口對響應亡窮然上所問乃其職事非利口捷給也豈足深過之歟

或問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寃二者何以異東萊呂氏曰以史氏之辭論之則民自以爲不寃者勝於天下無寃民蓋天下無寃民者所斷皆當其罪罪人未必皆心服也然以實攷之則定國實不勝釋之

或問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寃若趙蓋韓楊之死謂之不寃可乎或者說宣帝時廷尉不獨一于定國雖獨不在定國而定國坐視四子之死亦不能效張釋之之守法如何潛室陳氏曰漢卿有罪未必悉下廷尉自有詔獄多丞相御史大夫治之或下中二千石雜議廷尉所謂平者非必皆寛縱之謂剛不吐柔不茹者平也趙蓋韓楊之死今作文人但浪說耳

周亞夫

五峰胡氏曰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亡宗是功名富貴誤之也知道者屈伸通變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何足以病之張子房進於是矣

或問周亞夫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不知是否朱子曰此軍法又問大凡爲將之道首當使軍中尊君親上若徒知有將而不知有君則將皆亞夫固無害也設有姦將一萌非意則軍中之人豈容不知有君曰若說到反時更無說凡天子命將既付以一軍只當守法

賈誼

或問賈誼程子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識末矣其亦不善學矣

龜山楊氏曰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抱負其器頗見識拔慨然遂以身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織薄販繒之武夫先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帝所與平天下定法令又皆其身親見之也誼以疎逖晚進之人欲一日悉更奏之彼其心豈能恝然耶此讒謗之所由起也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要君也蓋天下重器不可易爲之王業之大必遲久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以有爲也其尊德樂

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於我何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誼之草具儀法與夫三表五餌其術固疎矣當是時人君方且謙讓未遑也誼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其說蓋亦不自重矣在我者不重故人聽之也輕及夫以才見忌不容於朝出爲王傅其論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是欲嬰撫在廷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召禍歟孔子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於誼有之○漢之儒者若賈誼用力亦勤矣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學淵源論篤者終莫之與也朱子曰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横之學只是較近道理不至如儀秦蔡范之甚爾他於這邊道理見得分數稍多所以說得較好然終是有縱横之習緣他根脚只是從戰國中來故也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極好處也只有正義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太麄

南軒張氏曰賈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乎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復誦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讀其奏篇則二子氣象如在目中而其平生出處語默亦可驗於是

矣。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其聽仲舒之言。則天下蒙其福矣。孰謂緩而不切也耶

或問賈誼陳治安策。論民俗奢侈。盜賊乘時而發。夫文帝躬修玄默。移風易俗。以誼言觀之。所謂移風易俗者安在。潛室陳氏曰。誼煞有疎密太過處。惟文帝能受盡言。史臣謂誼之言亦略施行。文帝風俗好處。誼不爲無助

袁盎　賈山　馮唐　鄒陽　枚乘

龜山楊氏曰。淮南王之驕恣。其萑禍久矣。然徵之即至。則反形未具。以檻車遷之。是將置之必死也。不早辨之養成其禍。卒至乎敗國亡身。文帝不無罪也。鄭共叔不義得衆。詩人以刺莊公。而春秋交譏之。正謂此也。然則人君不幸有弟如淮南者。宜柰何。若舜之於象。放之有庫可也。袁盎不能明義以正其君。乃以無稽之言謂之。不亦過乎。若七國之反。闇晁錯之欲治己也。反以奇禍中之。此戰國策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賊。其志一也。特繫其發之先後耳。不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以釋一己之私怨。若二人又何足誅哉。而班固謂盎仁心爲質。誤矣

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爲諭。盛言其侈靡貪狠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之

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爲過也後世驕君諛臣恃天下無虞而不知儆戒有聞斯言必以爲訕矣其取禍敗不亦宜乎

馮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激然亦深中其病也夫李牧之爲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用賞賜皆決於外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魏尚守雲中上功首虜差六級文吏即以法繩之以是較之文帝不能用李牧信矣

楊雄謂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爲不能用頗牧夫孫武斬吳王之寵姬穰苴斬齊君之寵臣與其使者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皆在軍不受君令也古之爲將者皆然豈獨亞夫乎然則文帝未嘗詘而亞夫之軍未嘗信也謂之有激云爾則得矣

吳王怨望陰有邪謀鄒陽枚乘之徒不能明義以導其君而區區以利說之宜乎其無益也及吳兵西嚮而枚乘猶以民之輕重國之大小爲言則是使吳重大而漢輕小則吳兵可得而進也吳亡乘不及禍而卒以取重於世幸矣夫

田叔

龜山楊氏曰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予謂田叔之隨王雖以身死之何益於趙此與婢妾賤

人感慨自殺者何以異哉。烏在其爲知所處。孟舒爲雲中守。而士爭臨城死敵。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事首稱之。斯言豈特爲舒而發。抑亦自賢耳。夫譽人以自賢。是豈長者之言乎

五峰胡氏曰。田叔悉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可謂善處人子母兄弟之間者也。漢景忌刻之君也。而能賢田叔有過人之聰明。越人之度量者。何歟。以太后在上。不敢肆故也。天理存亡在敬肆之間耳。孔子作春秋。必記災異警乎人君。萬世不死也

晁錯

龜山楊氏曰。晁錯云人君必知術數。又云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而自親事。操是說。蓋未嘗知治體也。夫天下大器。非智力所能勝也。舜之惇五典。庸五禮。用五刑。皆因天而已。未嘗自爲也。雖股肱耳目付之臣。而不自用。況以術數而自親事乎。使後世懷譎者誤其君挾術以自用。必資是言也。其爲禍豈淺哉。若吳楚之反。不在錯。天下戶知之矣。景帝用讒邪之謀以誅錯。其失計不已甚乎。當是時兵之勝負。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誅其謀首。豈不殆哉。而在廷之臣無一人爲錯言者。蓋變起倉卒。各欲僥幸於無事。而莫敢以身任之也。然而錯亦有以

取之矣夫漢之有七國未若魯之三家也孔子隳三都之城而三家無敢不受命者則其處之必有道矣孟子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使孟子而得志固將損之也錯無碩德重望以鎮服其心而強爲之謀其召亂而取禍蓋無足怪者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耳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爲也以一汲黯猶足以寢淮南之謀況不爲黯者乎

南軒張氏曰晁錯在當時只合使居論思獻納之職觀其言之是者行之不是者置之而使之爲御史大夫則過其才矣至如馬謖不是孔明錯看他亦是用過其才謖平生參軍事然有籌畫一旦使之自將兵所以敗耳使參謀爲都統如何做得

竇嬰　灌夫　田蚡

龜山楊氏曰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以漢約直之忤大后旨可謂不阿矣及爲丞相推轂士類尊用儒術雖藉福之辨不能遷惑其所守直己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晚節末路失位不得志而與灌夫相爲引重二人者並位公侯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哉田蚡以外戚進顯淫奢無度尊己以下人壯

夫義士宜恥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況以爲名高其志慕又何其汙也蓋驚勢榮者勢窮則辱而氣隨以奪其理然矣若灌夫者勇悍不遜有死之道焉終以一朝之忿亡其身非自取歟實嬰區區復銳於爲救果何益哉故卒與俱滅是亦不知量也田蚡規利賣國其不族幸矣

卜式

潛室陳氏曰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助邊方事南越而式願父子俱死天下方事匱財而式猶欲就助公家之費凡式之所樂爲者皆衆人之所難爲而武帝之所欲爲者式輒揣其意而逆爲之故天下因式獲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褒寵眷遇自以爲有用於天下及武帝當封禪而式獨以不習文章見棄式乎式乎何不先衆人而爲之乎

公孫弘

程子曰觀武帝問賢良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曰堯遭洪水不聞禹世之有洪水也而不對所由姦人也

元城劉氏曰公孫弘姦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用卜式郭解是也且武帝之好征伐天下皆欲諫而止之而式身爲庶人乃願以家財助邊以迎合人主其後

又欲父子死南越。帝由是移怒列侯不肯從軍。坐酎金失侯者百六人。實弋激其怒也。故弘以式爲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且郭解以匹夫而奪人主死生之權。且聖人之作五刑。固有輕重。今一言不中意而立殺之。此何理也。考其唱此悖亂之風。解實爲之魁。故弘之言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罪甚於解知此二事得大臣之體

張湯

涑水司馬氏曰。或稱張湯矯僞刻薄而後嗣顯榮。七葉不絕。意者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近虛語耶。應之曰。不然。所謂積者。繼世相因之謂也。故傳稱八元八凱。世濟其美。饕餮食三族。世濟其凶。此非積善積惡之謂耶。欒書有惠於晉。晉人思之。黶雖剛愎。猶得保其宗廟。至盈無德。卿族遂亡。然則黶之所以存。書之餘慶也。盈之所以亡。黶之餘殃也。祖父有德。子孫爲不善。未免禍敗。慶何有焉。祖父不善。而子孫有德。福祿將集。殃何有焉。祖父爲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蓋前人之愆。則餘殃被之。是以堯舜雖至德。朱均不能免其災。瞽鯀雖大惡。舜禹無所虧其聖。若張湯者雖險詖人也。而有子安世。保輔漢室。寔有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恪信厚。恭儉周密。邦有道不

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是光顯於後彌歷永世固其宜矣又何異焉

霍光

朱子曰。霍光臨大節亦大有虧欠處○問君臣之變不可不講且如霍光廢昌邑正與伊尹同然尹能使太甲自怨自艾而卒復辟光當時被昌邑說天子有爭臣七人兩句後他更無轉側萬一被他更咆勃時也惡模樣曰到這裏也不解恤得惡模樣了又問光畢竟是做得未宛轉曰做到這裏也不解得宛轉了良久又曰人臣也莫願有此萬一有此時也十分使那宛轉不得○問霍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為不知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裏屍之禍乃口過之所致二人之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耶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為已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

南軒張氏曰。霍光天資重厚如朝謁進止常不差尺寸似乎知學者後人往往輕加詆毀使之當大事必不能然立君豈易事呂氏之難或言齊王可立大臣以為王舅駟鈞虎而冠即立齊王復為呂氏矣遂定議立文帝須謹擇於其初至如昌邑王在國素狂縱光不能察知而輕立之豈得無罪其後幸而能立宣帝劉元城謂取其

無黨此則未然○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故也人臣之功至於周公無以加矣而詩人形容其盛德則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夫何其溫恭謙厚也是則雖以天子叔父之尊處人臣之極位有蓋世之功業而玩其氣象豈有一毫權勢之居而人之視之也但見其道德之可尊而亦豈覺權勢之可憚哉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而後之君子亦曰事君若周公可也如曾子之事親適爲人子之能盡其分者耳非有加也如周公之事君亦然蓋在其身所當爲者而何一毫有於已也周公惟無一毫有於已也是故德盛而愈恭事業爲無窮也光之所建立想負於其身橫於其心而不能以弭忘惟其不能以弭忘故其氣燄不可掩威勢日以盛權利之途人爭趨之非惟家人子弟門生故吏馴習驕縱而不可戢光之身亦不自知其安且肆矣此凶于乃國敗于乃家之原也可不畏哉故其一時用舍進退倒出於私意以蘇武之忠節進不由已僅得典屬國而大司馬長史雖如楊敞之庸謬亦得爲宰相至於如魏相蕭望之之才皆擯不用田千秋小不當意則其壻即論死作威作福蓋如此陰妻之邪謀未論其不能白發於後使其妻邪謀至此而人敢爲之

助而無復言其姦則履霜堅氷馴致其道夫豈一日之故哉光至此亦無全理矣原其始皆由於其心以寵利居成功不知爲人臣之分故曰不學之過也雖然後之儒生如班固輩蓋知以不學病光矣然使其當小利害僅如毫髮鮮不喪其所守望其如光凜然當大事屹如山嶽其可得哉然則光雖有不學之病而其自得於天資者蓋有不可及後之儒生雖自號爲學者譏議前人而反無以自立則亦何貴乎學哉予謂人才如光輩學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長而後議其所蔽反身而察焉則庶幾爲蓄德之要不然所論雖似高亦爲虛言而已矣

或問周勃霍光在漢均有擁立之功優劣如何潛室陳氏曰霍光仗忠義舉動光明平勃任智術蹤跡疎昧

汲黯

龜山楊氏曰周勃起布衣蓋椎朴鄙人以其重厚故可屬大事則天下重任固非猶忿褊迫者所能勝也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至論公孫弘輩若發蒙爾夫汲黯之直爲天下敬憚如此予獨疑其猶忿褊迫臨大事不能無輕動輕動則失事機難與成功故武帝謂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其有得於此乎

疏廣　受

或論二疏不合徒享爵位而去。又不合不薦引剛直之士代巳輔導太子。朱子曰。疏廣父子亦不必苛責之雖未盡出處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帝懦弱不可輔導。他只得去。亦是避禍而巳。觀渠自云不去懼貽後悔。亦自是省事恬退底世間自有此等人。他性自恬退又見得如此只得去。若不去。蕭望之便是樣子。望之即剛直之士

魏相　趙充國

南軒張氏曰。魏相所存不得爲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則可見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爲重。此詭遇獲禽之心。君子不道也。然其爲相亦有可取者。四方有異聞。或有逆賊災變輒奏言之。此誠宰相事也。其諫伐匈奴書有曰。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猶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此非小變也。凡此在他人不知爲憂者。而相獨知憂之。亦槩乎有聞矣。故予甚惜其進之不能以正也。進不以正。則牽制徇從之事必多。而感格正捄之風或鮮矣

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爲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詳也。充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敢以遽而曰兵難遙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其不敢忽如此。蓋思

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近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爲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閫外之寄而爲國家根本之慮要使百姓安邊圉彊而西戎坐消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出倫輩予謂充國在宣帝時且不獨爲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爲相必能爲國家圖回制度爲後世慮安養百姓爲邦本計如魏相輩皆當在其下風耳

丙吉

涑水司馬氏曰丙吉爲丞相出逢群盜格鬬死傷橫道過之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爲詰禁盜賊守令之事陰陽不調此乃宰相職耳談者美之愚竊以爲不然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冕無所施設而陰陽自調蓋亦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薄於宇宙旁暢周達浸潤滲漉明則百姓洽幽則鬼神諧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雖古昔聖人之治天下至於陰陽和寒暑時而至治極矣豈庸人所能致哉當丙吉爲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

紀哉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不亦疎乎且京邑之內盜賊縱橫政之不行孰甚於此詩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近不能正如遠人何若曰守令之職守令不賢當責何人非執政者之過而又誰歟昔士會爲政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子產爲政桃李垂於街者莫援若盜賊不禁而曰長安令之職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曰廷尉之職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各有其官則宰相居於其間悉無所與而曰主調陰陽陰陽固可坐而調耶愚以爲丙吉自知居其位而無益於世飾智譎問以掩其迹抑亦自欺而已矣

南軒張氏曰丙吉深厚不伐在他人亦無所難者其德厚可稱也其爲相若寬緩者雖天資則然意亦以宣帝之政尚猛而有矯之之意歟然抑亦太甚矣至於韓延壽楊惲之死則亦莫能救也吉見謂不親小事知大體二卿之死夫豈事之小者耶溢刑若是其於大體何有若語其才識蓋不逮魏相遠矣

黃霸

象山陸氏曰黃霸爲潁川守鰥寡孤獨死無以葬者霸爲區處曰某所木可爲棺某亭猪可以祭吏往皆如其言

遣吏司察事既還而勞其食於道傍爲烏所攫肉事每得實人無敢欺皆以爲神史家載其得之之由以爲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後世儒者乃以爲鉤距而鄙之此在黃霸雖未盡善而後儒非之者猶爲無知蓋不論其本而論其末不觀其心而遽議其行事則皆不足以論人原霸之心本欲免人之欺求事之實而已

佳衡

朱子曰嘗見一人云佳衡做得相業全然不是只是所上疏議論甚好恐是收得好懷挾又云如答淮陽王求史遷書其詞甚好又曰如宣元間詔令及戒諸侯王詔令皆好不知是何人做漢初時却無此議論漢初却未曾講貫得恁地又曰佳衡說詩關雎等處甚好亦是有所師授講究得到

劉向

龜山楊氏曰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故淫祠於漢世爲多雖當時名儒碩德繼登宰輔莫有能是正之者元成之際衡譚用事始奮然欲盡去淫祠正以古義又幸世主從之其志行矣未幾以劉向一言而廢祠復興豈不惜哉蓋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

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況餘人乎。○自孟子沒。王道不傳。故世無王佐之才。既無王佐之才。故其治效終不如古。若要行道。纔說做計較要行便不是。何故自家先負一箇不誠了。安得事成。劉向多少忠於漢。只為做計較大甚纔被見破。手足俱露。是甚模樣。○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劉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逢世希合而為之歟。抑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歟。其後與望之堪猛輩並立于朝。為羣小側目。更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其義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為盛衰。蓋天地之大義也。消息盈虛。天地且不能不以其漸。況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藉私昵。寵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深其滋蔓遠。非所以朝升而暮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謀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義而已。彼方欲肆欺以罔吾之信。為數以敗吾之義。而吾且欲決而去之。而自為不信其見乘也。不亦宜乎。予讀更生傳。見其惓惓於其君。未嘗不為之歎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蹶而不振。悲夫

南軒張氏曰。蕭望之劉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史高總朝廷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之權。二子居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之時矣。所以處之之道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以廣上心人才兼收以彊國勢。謹其爲勿使有差。密其機勿使或露積之以久上心開明。人才衆多。群心歸而理勢順。庶幾有可爲者。此在易屯膏小貞之義也。而二子處之。蓋甚疎矣其綢繆經理。未當有一日之功也。遽白罷中書官。官其機蓋已盡露而無餘策。既不蒙信用。而中外小人並起而乘之。身之死逐不足道。而當時之事遂不可復救。甚矣二子之疎也。況其所爲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而二子者不惟其賢。惟其附己。不知小人迎合於外者詎可保耶。故以鄭朋之傾邪而使之待詔。至於華龍之汙穢亦欲入其黨。彼蓋有以召之也。在易有之。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者也。二子處群小之間而不嚴如是。其可得乎。袁安任隗當梁冀强橫之時。非惟不能加害而卒能去之。以安隗所處之嚴故也。故史稱安隗素行高。冀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二子曾不知此耶。至於使外親上變事與子上書。則又其甚矣。予觀二子所執雖正。然懇誠之心不篤。勢

利之念相交以天下之公義而行之以一己之私蓋不知學之弊也吁可惜哉然而昔人未可以一失斷其平生若更生經歷憂患晚歲氣象殊勝於前處王氏之際庶幾爲憂國敦篤者矣

龔勝

凍水司馬氏曰王莽慕龔君賓之名誅以尊爵厚祿刼以淫威重勢而必致之君賓不勝逼迫絕食而死班固以薰膏之語譏焉未聞有爲辨之者也可不大哀歟昔者紂爲不道毒痡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窮而征之斯則有道天子誅一亂政之匹夫爾於何不可而伯夷叔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脩隘如此仲尼猶稱之曰仁以爲不殞其節而已況於王莽憑漢累世之恩因其繼嗣衰絕飾詐僞而盜之又欲誣洿清士以其臭腐之爵祿甘言諛禮期於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攘則志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謂其不能黜芳棄明保其天年然則虎豹之鞹何以異於犬羊之鞹庸人之行孰不如此又責其不詭辭曲對若薛方然然則將未免於諂豈曰能賢故君賓遭遇無道及此窮矣失節之徒排毀忠正以遂己非不察者又從而和之太史公稱伯夷叔齊不有孔子則西山之餓夫誰識知之信矣

哉

王莽

潛室陳氏曰莽拔於族屬繼四父而輔政時人未之信也於是刻心厲行以著其節禮賢下士以釣其名分布黨與以承其意諂事母后以市其權延見吏民以致其恩意上下之勢既成而人皆知有莽矣於是力爲險異之行以焜耀當時封邑不受位號不居視天下爵祿若將浼焉天下之人見其苦心如此遂以其無他而謂伊周復出故其避丁傅也莫不稱其賢其罷歸也天下莫不說其寃一辭采女而詣闕上書者千數辭益封而吏民上書者八千人辭新野田而前後上書者至四十八萬蓋當時惟恐莽之一日去漢舉國以授之惟恐其不受夫莽斗筲之才賈孺之智兒曹之恩妾婦之行徒以驅委庸人籠絡小孺媚事婦人女子可也而乃掩竊大物豈非厄會然歟

總論

朱子曰漢興之初人未甚繁氣象剗地較好到武宣極盛時便有衰底意思○周人繁密秦人盡掃了所以賈誼謂秦專用苟簡自恣之行秦又太苟簡自恣不曾竭其心思太史公董仲舒論漢事皆欲用夏之忠不知漢初

承秦掃去許多繁文。已是質了。○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近黃老。而隱晦不露

南軒張氏曰。西漢末世。風節不競。居位大臣號爲有正論者不過王嘉何武師丹耳。在波蕩風靡之中誠亦可取比之光禹則甚有間矣。然西漢末年正如病者元氣先敗凡疾皆得以入之。而皆得以亡之。爲當時大臣者。要當力陳國勢根本之已蹶。勸人主以自强於德。多求賢才以自輔。庶可以扶助元氣。消靡沉痼。若不循其本而姑因一事之謬。一人之進而指陳之。縱使一事之正。一人之去。亦將有繼其後者。終無益也。故哀帝之末。董賢雖去而王氏即起。遂以亡漢矣。自成帝以來。受病之痼且大者乃在王氏。如丁傅董賢之徒。又特一時乘間之疾耳。在位者當深以王氏爲慮。以王氏爲慮當如予所言。先勸人主以自强於德。自强於德。則不宜少有差失顧反尊傅氏寵董賢。以重失天下之心。是益自削而增助王氏之勢耳。故莽得以拱手而乘其後。惜當時論者皆不知及此也。可勝歎哉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二

歷代四

東漢

光武

南軒張氏曰。光武之不任功臣為三公。蓋鑒高帝之弊而欲保全之。前史莫不以為美談。以予觀之。光武之保全功臣。使皆得以福祿終身。是固美矣。然於用人之道則有未盡也。蓋用人之道。先以一說橫於胷中。則為私意非立賢無方之義矣。高祖之待功臣。誠非也。如韓彭黥布之徒。雖有大功。要皆天資小人。在易之師。開國承家。

小人勿用蓋於用師既終成功之後但當寵之以富貴而不可使之有國家而爲政也高帝正犯此義是以不能保功臣之終爲光武者要當察吾大臣有如韓彭之徒者乎則當以是待之若光武之功臣則異於是至寇鄧賈復則又識明而行脩量洪而器遠以光武時所用之大臣論之若三子者類過之遠甚與共圖政豈不可乎顧乃執一槩之嫌廢大公之義是反爲私意而已矣抑光武之所責於大臣者特爲吏事大臣之職顧如是乎惟其不知大臣所當任之職故不知用大臣之道而獨以吏事之督責爲憂抑亦末矣方當亂定之後正宜登用賢才與共圖紀綱以爲垂世長久之計而但知吏事責三公其貽謀之不競亦宜矣

東萊呂氏曰光武治天下規模不及高帝其禮嚴光用卓茂所以養得後來許多名節○光武罷郡縣材官等事其識見與秦皇相去不遠

或問光武之失正在攬權而史乃稱其總攬權綱舉無過事何耶潛室陳氏曰光武再造於僵仆之後如何不總攬權綱但末流之弊至不任三公乃矯枉過正非謂全不是

和帝

致堂胡氏曰。和帝幼冲。能誅竇憲。自是威權不失。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禮賢納諫。中國乂安。方之章帝。實過之矣

鄧禹　吳漢

朱子曰。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爲非常人。後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爲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緊密。未聞粗魯闊略而能有成者

嚴光

南軒張氏曰。嘗怪嚴子陵竟不爲帝少屈。何邪。攷子陵之言論風旨。亦非素隱行怪。必欲長往而不反者。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爲最詳也。以謂光武欲爲當時之治。則當時之人才固足辦之。而無待乎已。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有未能信從者。不然。徒受其高位饗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陵之本心也。故寧不就之。然而

以子陵爲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卧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爲力固亦多矣。豈不美哉

黃憲

龜山楊氏曰。黃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矣

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朱子曰。畢竟是資禀好。又問若得聖人爲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顏子不是一箇衰善底人。看他多少聰明便敢問爲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

李固　杜喬

南軒張氏曰。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之下。凛乎猶有生氣。其視胡廣趙戒輩。眞不翅如糞土也。但恨於幾會節目之間。處之未盡要。是於春秋提綱之法講之不素耳。李固方舉於朝。即就梁商之辟。商雖未有顯過。然如固之志業。其進也將以正邦。殆不可以苟也。一爲之屬。即涉梁氏賓客。事必有牽制者矣。此其失之於前也。方質帝之弒也。固爲首相。又質帝忍死有語之以被毒之事。則任是責者。非固而誰。質帝既不幸。固便當召尚書發冀姦正大義。顯言于朝。則忠臣義士孰不應。固冀雖勢盛。然名其爲賊逆。順理殊。盍可誅也。此間不

容髮之時。而固昧夫大幾。獨推究侍醫等。舉動迂緩。使
冀得以措手。大義不白。人心日以懈弛。其幾既失。固身
據大位。當大權持大義。而反聽命受制於賊。豈不惜哉。
此其失之於後也。夫以冀之悖逆。而固且奏記與議。所
亨固豈不知冀心之所存哉。失太阿之柄而陵遲至此
耳。度固之不白發冀罪。非黨梁氏也。恐事之不成無益。
故欲隱忍以待清河王之立。庶幾可扶社稷。而不知天
下大變已爲冢宰理當明義以正之。事之成與不成。蓋
非所問。況如前所論逆順之理。冀決無以宦死邪。固之
隱忍。乃所以成冀姦謀。殺身不足道。而社稷重受害矣。

若固者盡其忠國之心。而無克亂之才。可勝惜哉。杜喬
在九卿中。若懷是見。必贊固爲之矣。及繼固爲相。已制
命於冀矣。相與就死。嗚呼悲夫

朱穆

龜山楊氏曰。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其立朝
論議。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孟子曰。觀近臣
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以穆之賢而主梁冀。爲
在其爲貞孤哉。然邕之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
朱穆爲過也

荀淑

朱子曰。近看温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敺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則遂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爲非。而真以爲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

陳寔

勉齋黃氏曰。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爲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爲太丘道廣。嘗竊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爲歟。士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爲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爲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眞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

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塹者也

竇武　何進　陳蕃

龜山楊氏曰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久矣王甫曹節以臺厮之賤便嬖寵昵之私竊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竇武倚元舅之親操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仗義協謀勦絕凶類正猶因迅風之勢以揚秕糠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頹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方武之不受詔馳入步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為也張奐北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動也不能乘機決策收為己用而乃遲回達旦使逆賊得與奐等合豈不惜哉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用陳琳鄭泰之謀躬蹈覆轍引姦凶而授之柄卒成移鼎之禍進實兆之也范曄乃引天廢商之言豈不謬哉

朱子曰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易為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竇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南軒張氏曰竇武陳蕃雖據權處位而事當至難主弱一

也。政在房闥。二也。宦者盤錯其勢已成。三也。武等雖漸引類於朝而植根未固。上則太后之心未明。禍亂之原。下則中外之情未識。朝廷之尊。而武等之謀。但欲速決爲誅小人之計。夫當時宦者雖有罪。然豈無輕重先後之倫乃一槩欲施之。舉動草草。今日誅數輩。明日誅數輩。輕重失其權。先後失其序。非天討矣。且使之人人自疑。反締其黨與而速其姦謀。善處大事者。顧如是邪。觀朱瑀所謂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族滅。使蕃武施之有道行之有序。則雖此曹蓋亦有心服者矣。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待盜與小人之法。而亦天心也。況其所自處者又自有失方。是時非衆志允從。其何以濟事。宦者竊柄已久。人知有此曹而已。爲大臣者要當深自刻苦。至誠惻怛。舉動無失。而後人有以孚信而趨向於我。人心向信。則勢立而形成。然後可以消弭禍亂。而武於靈帝踐位之初。一門三侯。妄自封殖。如此其誰心服乎。故王甫後來亦得以藉口。則可見此曹平日之所竊議。而衆志之所不平者矣。及難之作。雖曰忠義而無或應之。以張奐之賢。猶且被紿而莫知逆順之所在。則以武平日所爲。未有以慰士大夫故也。蕃雖辭爵而不能力止武之封。是亦潔身之爲耳。任天下之重。

顧止如是哉。然子每讀蕃辭爵之跡未嘗不三復歎息其辭達其義正。東京之文若此者蓋鮮。亦足以見其忠義之氣也。可勝惜哉

趙苞

程子曰。東漢趙苞爲遼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臧洪

龜山楊氏曰。臧洪初爲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爲青州刺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二人者何其異哉方曹公圍超於雍丘也。洪欲赴難而請兵於紹。袁曹方睦。而紹之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雍丘之圍非切於己也。欲其背。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爲過而洪之絕絕。豈亦不量彼己歟。其不屈而死也。蓋亦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已

總論

或有問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初理會不得。武子當衛成公無道失國之時。周旋其間。盡心竭力而不去。及成公囚京師。武子求掌槀

饘賂醫薄酖免衛侯於死終以復國及元咺之訟武子又獨以忠而獲免其能保身以濟其君如此雖謂之知可也而夫子曰其愚不可及又嘗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以伯王之事責武子雖謂之愚不識時亦可也然惓惓忠君不避險艱能爲人所不能爲抑亦難矣故謂之愚蓋閔之也其稱南容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免於刑戮武子之免亦幸矣然武子仕衛兩世其君信任之義不可棄之而去其幾於東漢王允乎允又不免被害伊尹以天下爲已任治亦進亂亦進使成湯不興聘幣不至雖五就桀其志曷施陳蕃漢代人豪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屢退而不去者以仁爲己任非人倫莫相卹也卒以謀疎見殺亦昧於夫子免刑戮之戒然陳蕃王允猶是當時朝廷倚任身居鼎軸義當與國存亡故程子曰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若無言責官守則如東海逢萌當先漢之亂憤三綱之既絕挂冠東都門浮海而去惟恐其或緩也君子之道詎可不識時幾朱子曰所疑甯武子事大槩得之但爲蘧伯玉南容之愚則易爲武子之愚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歎陳蕃王允固不得爲伯玉南容之愚然蕃事未成而謀已泄允功未就而志已

驕則又不能爲寧武子之愚。此其所以取禍也。然爲逢萌則甚易。爲二公則甚難。又不可以彼而責此。但當問其時義之如何。與其所處之當否可也

南軒張氏曰。高祖洪模大略。非光武所及也。高祖起匹夫。提三尺取天下。光武則以帝室之胄。因人心之思漢而復舊業。其難易固有間矣。而高祖之對乃項籍亦蓋世之豪也。光武所與周旋者獨張步隗囂公孫述輩。其去籍蓋萬萬相遠矣。至於韓信彭越之徒。皆如泛駕之馬實難駕御。而盡在高祖掌握之中。指麾使令。無不如意。使光武有臣如此。未必能用也。然而創業之難。光武因不及高祖。而至於光武之善守。則復非高祖所及也。大抵高祖天資極高。所不足者學爾。即位之後。所以維持經理者。類皆疎略。雄傑之氣不能自斂。卒至平城之辱。一時功臣處之不得其道。類皆赤族。此則由其學不足之故也。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時從諸生講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戢。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安南定北。以爲單于久遠之計。處置功臣。假以爵寵。而不使之任事。卒保全其始終。凡此皆思慮縝密。要自儒學中來。至於尊禮隱逸。褒崇風節。以振起士氣。後之人君尤未易及。此非特高祖

也嗟乎以高祖之天資使之知學爲當務則湯武之聖亦豈不可至哉是尤可歎息也○名節之稱起於衰世昔之儒者學問素克其施於用隨時著見不斷於節而其節不可奪不斷乎徇名而其名隨之在已初無一毫加意也至於世衰道微於陵遲委靡之中而其能拔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而士君子道學未至則亦以此自負吁亦小矣然而名節之稱雖起於衰世而於衰世之中實亦有賴乎此使併與是焉而俱亡則亦無以爲國矣西漢之儒者予甚病之蓋自董相申公數人之外自餘往往以佞畢詘訓爲儒無爲氣象上焉既不能推尋問學之源流而其次又不能以名節立於衰世其亦何所貴於儒也考其所自亦由上之人有以致之自高帝鄙薄儒生文景則尚黃老武帝雖號爲表章然徇其文而不究其實適足以爲害至宣帝則又明示所以不崇尚之意矣則其挫抑摧沮之餘不復自振固宜然儒者之學豈必爲一時貴尚而後勉邪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漢之儒者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爲事至於公孫丞相取相印封侯學士皆歆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況他人乎蓋其習俗胥靡之陋一至於此宜乎王莽篡竊之日貢符

獻瑞一朝成群而能自潔者班班僅有見於史也故光武中興力矯斯弊尊德義貴隱逸以變其風而中世以後人才輩出雖視昔之儒者有愧然在衰世之中守義不變蓋有足尚者矣至於桓靈之後國勢奄奄群狡並起睥睨神器未敢即取者亦一時君子維持之力也然則名節之稱在君子則爲未盡而於國家亦何負哉蓋不可不思也○人言東漢之亡黨錮趣之也曾不知東漢若無數君子其亡也尤速譬如羸病者之服丹一旦死則歸罪於丹不知其所以能延數日之命者丹之力使其不服丹則其死必速矣○東京黨錮諸君子蓋嘉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處之未盡重其天資之高而歎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方是時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之勢曰入於頹敗矣而諸君子曾不少貶以徇於世慷慨所激視死如歸至於患難得喪寧復肯顧其志氣可謂美矣雖然昔之君子其出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故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時不我用則晦處自脩危行而言遜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艱而慮其周扶持根本漸以圖濟其爲不可驟也黨錮諸君子在下則噓枯吹生自爲題榜圭角眩露昧夫處困之道矣及其有位於朝不過奮袂正色

搏擊豪強數輩以爲事業在是矣又進而居高位則果於有爲直欲一施之而不復顧身死非所問而國勢愈傾是又失亨屯之法矣是豈非有所未盡爲可恨歟若諸君子之不爲死生禍福易操其間如李膺杜密陳蕃輩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剛特不群矣然惟其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夫惻隱之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歟使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之其必有道矣或以爲陳太丘之事爲得其中以予觀之

太丘在諸君子之中持心最平蓋天資又加美焉耳而其所處張讓之事亦非中節在當時隱迹自晦豈無其方何至送宦者之葬此又爲矯失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爲當時人物之領袖然收斂之功猶未盡要亦於學有欠也不然則黃叔度乎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爲最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或問高帝不免韓彭之誅而光武乃能全功臣之世何耽潛室陳氏曰此大有說一則逐鹿之勢外相臣服事定

難制一則高祖之業名位素定事已相安一則草昧功臣豪傑難收一則中與功臣謹守規矩一則大度中有嫚罵之失人心素疑一則大度中能動如節度人心素定一則劫其死力封爵過度不計後患一則赤心在人監戒覆轍務在保全○問高帝只因請苑事使疑蕭何欲置之辟光武於馮異或譖其威權太重百姓歸心而帝信之愈篤何高帝之介介於其小而光武乃釋然於其大曰高帝因諸將而疑元臣光武鑒往事而全功臣

三國

漢昭烈

或云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朱子曰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荆州烏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劉備之敗於陸遜雖言不合輕敵亦是自不合連營七百餘里先自做了敗形是時孔明在成都督運餉後云法孝直若在不使主上有此行孔明先不知曾諫止與否今皆不可考但孔明雖正然盆去聲法孝直輕快必有術以止之○先主不忍取荆州不得已而爲劉璋之圖若取荆州雖不

為當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為他人所取較之取劉璋不若得荊州之為愈也學者皆知曹氏為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為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力幷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纔整頓得起時便與壞倒如襲取關羽之類是也權自知與操同是竊據漢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滅曹氏且復滅吳矣權之姦謀蓋不可掩平時所與先主交通姑為自全計爾或曰孔明與先主俱留益州獨令關羽在外遂為陸遜所襲當時只先主在內孔明在外如何曰正當經理西向宛洛孔明如何可出此特關羽恃才疎鹵自取其敗據當時處置如此若無意外齟齬曹氏不足平兩路進兵何可當也此亦漢室不可復興天命不可再續而已深可惜哉

或問蜀先主以國委孔明無言不聽伐吳之役先主誠失計也而孔明曾不以為非及其既敗乃由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何孔明不能諫於知己之主而猶有待於孝直也潛室陳氏曰只緣孔明規模在據荊益方成伯業以荊州為必爭之地爭而不得後方悔耳

魏曹操　吳孫權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溫公退居洛一日語某曰昨夕看

三國志識破一事。因令取三國志及文選示某。乃理會武帝遺令也。公曰。遺令之意如何某曰。曹公平生姦至此盡矣。故臨死諄諄作此令也。公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擇緊要言語付囑子孫。至若纖細不緊要之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爲。吾未嘗教爲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公似有喜色。且戒某曰。非有識之士。不足以語之。或云非温公識高不能至此。曰。此無他也。乃一誠字爾。惟人誠意讀之。且誠之至者可以開金石。況此虛僞之事。一看即解散也。某因此歷觀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此。夜卧枕圓枕。敢野葛至尺許。飲鴆酒至一盞。皆此意也。操之負人多矣。恐人報己。故先揚此聲以誑時人。使人無害己意也。然則遺令之意亦揚此聲以誑後世耳

或論三國形勢。朱子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爲取天下之資。既被袁紹先說了。他又不成出他下。故爲大言以誑之。胡致堂說史臣後來代爲文辭以欺後世。看

來只是一時無說了。大言耳。此著被袁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狀。尋得箇獻帝來爲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此亦是第二大著。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以自保耳○曹操用兵煞有那幸而不敗處。却極能料。如征烏桓便能料得劉表不從其後來○孫權與劉備同禦曹操。亦是其勢不得不合。孫權若不與劉備。即當迎降於操。然此兩人絡非好相識。到利害處便不相顧。劉備纔得荊州。權便遣呂蒙去橋關羽○人謂曹操父子爲漢賊。以某觀之。孫權眞漢賊耳。先主孔明正做得好時。被孫權來戰兩陣。到這裏便難向前了。權又結托曹氏父子。權之爲人正如偷去劉氏一物。知劉氏之興必來取此物。不若結托曹氏以賊托賊。使曹氏勝我不害。守得一隅。曹氏亡。則吾亦初無利害

諸葛亮

程子曰。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幷取。而興劉則可也。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仲必沮。死不久也○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爲此。偽言安三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先

主嘗自觀五丈原曰。此地不可擬英雄欺人。不可盡信

○問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亮可以當此否。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是諸葛亮已近王佐

又問如取劉璋事如何。曰。只有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爲不得此。則無以爲資。然豈有人特地出迎他却於座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箇爲利。君子則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使休。豈可苟爲。又問如湯兼弱攻昧。如何。曰。弱者兼之非謂幷兼取他。只爲助他與之相兼也。昧者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

○諸葛亮近王佐之才。或問亮果王佐才。何爲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爲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邪。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弒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孰爲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元城劉氏曰。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則淮陰不及孔明遠甚。若論功業。而武侯何寥寥也。馬永卿曰。西南

者漢始終之地也。故漢起於西南而卒終於此。而淮陰當漢之初興。故能卓卓如此。而武侯之時火將燼矣。故無所成也。曰。此固然矣。然淮陰所以得便宜者。以平日名太卑。而武侯所以無成者。以平日名太高也。淮陰有乞食胯下之辱也。而武侯即隱於隆中。而當時謂之卧龍。此一事也。又淮陰既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而武侯則必待三顧而後起。此又一事也。又楚漢之時用兵者皆非淮陰之敵。而嘗易之。故淮陰能取勝也。三國之時若司馬仲達輩。乃武侯等輩人也。而又素畏孔明。故武侯不能取勝也。譬如奕碁有二國手。一國手未有名而對之乃低碁。不知其爲國手而嘗易之。故狼狽大敗。有一國手已有名。對局者亦國手。而差弱焉。謹以待之。故勝敗未分也。且淮陰既平魏趙。而功業如此。其卓犖也。而龍且尚且輕之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以淮陰平日名素卑也。孔明與司馬宣王對壘。不能取尺寸地。宣王受其巾幗之辱而不敢出兵至其已死。按行軍壘猶曰天下奇材也。故當時有死諸葛走生仲達之嘲。以孔明平日名素高故也。人品高下不同而其功業反相去之遠者由此

豫章羅氏曰。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公之材畧。諸葛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材大任小惜哉

朱子曰。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爲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譏論。後來壞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南斬言孔明體正大。問學未至。此語也好。但孔明本不知學。全是駁雜了。然却有儒者氣象。後世誠無他比○程先生云。孔明有王佐之心。然其道則未盡其論極當。魏延請從間道出關中。侯不聽。侯意中原已是我底物事。何必如此。故不從。不知先主當時只從孔明。不知孔明如何取荊取蜀。若更從魏延間道出關中。所守者只是庸人。從此一出。是甚聲勢。如拉朽然。後竟不肯爲之○問孔明出處。曰當時只有蜀先主可與有爲耳。如劉表劉璋之徒皆了不得。曹操自是賊。既不可從。孫權又是

兩間底人只有先主名分正故只得從之○問孔明殺劉璋是如何曰這只是不是初間教先主殺劉璋先主不從到後來先主見事勢迫也打不過使從他討要知不當恁地行計殺了他若明大義聲罪致討不患不服看劉璋欲從先主之招傾城人民願留之那時郡國久長能得人心如此○孔明之事其於荊蜀亦合取當日草廬亦是商量準擬在此但此時不當恁地若是恁地取時全不成舉措如二人視魏而不伐自合當取兼在是時捨此無以為資若能聲其罪用兵而取之却正但當時劉焉父子亦得人情恐亦未易取或問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別有箇道理若似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為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孔明大綱却好只為如此便有班駁處○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故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為精熟而已則獨觀大旨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耶○或論孔明事以為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為畧數千戶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熹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二郡響應既不能守而歸則魏人

復取三郡。必齮齕首事者墳墓矣。援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虜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爲我死者肝腦塗地而莫之收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畧恐未必如或者之論也○孔明失三郡。非不欲盡徙其民意其倉卒之際力之所及止是而已若其心則豈有窮哉。以其所謂困於豺狼之吻者觀之。則亦安知前日魏人之暴其邊境之民不若今之胡虜哉。孔明非急近功見小利。詭衆而自欺者。徙民而歸。殆亦昭烈不肯棄民之意歟○問孔明興禮樂如何。曰。也不見得孔明都是禮樂中人。也只是粗底禮樂○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爲多焉○看史策自有該載不盡處。如後人多說武侯不過子午谷路。往往那時節必有重兵守這處。不可過。今只見子午谷易過而武侯自不過。史只載魏延之計。以爲夏侯楙是曹操壻。怯而無謀。守長安甚不足畏。這般所在。只是該載不

盡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又揚聲由斜谷。又使人擾箕谷。此可見未易過。○問孔明出師每乏糧。古人做事須有道理。須先立些根本。曰。孔明是殺賊不得不急。如人有箇大家被賊來占了。趕出在外墻下住。殺之豈可緩一繞。緩人便一切都忘了。孔明亦自言一年死了幾多人。不得不急。爲之意。司馬懿甚畏孔明。便使得辛毗來逼令不出兵。其實是不敢出也。○諸葛公是忠義的。司馬懿。司馬懿是無狀底。諸葛公。劉禪備位而已

南軒張氏曰。諸葛武侯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强弱利害二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亡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

其治國立經陳紀而不爲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爲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没自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國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非耶○問孔明不死能取中原否。曰。屯田渭上。根本已固。必能取中原。司馬懿亦是能者常不敢與戰。又問蔣琬特守常之才乎。曰。誠不可以應變○馬謖議論與孔明畧相似。其才非不可用。但置之帷幄則可。以之爲將帥則違其才。孔明使之領衆爲前鋒於此小有差爾

或問魯兩生謂禮樂必百年可興。文中子輕許孔明。何也。潛室陳氏曰。叔孫通人物汚下。故兩生却之。孔明人物正大。故文中子許之○問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近思録程子亦以此許之。敢問孔明自此管樂使果能興復漢室。恐未必使能興禮樂如三代。曰。孔明是天資帶得又從學問中擴出來。擬他用事行師調度若當升平之時。做出必須光明不止漢唐人物○問巴蜀四塞。非進取之地。惟一江陵。然諸葛亮不勸先

主都之。及關羽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也。曰。江陵屬荊州武侯首陳取荊州之策。先主不能用。其後爭之於吳而不得。吳止分數郡以與之。至關羽之敗。并數郡而失之況得而都之耶。況荊襄爲南北咽喉。在三國爲必爭之地。乃戎馬之場。非帝之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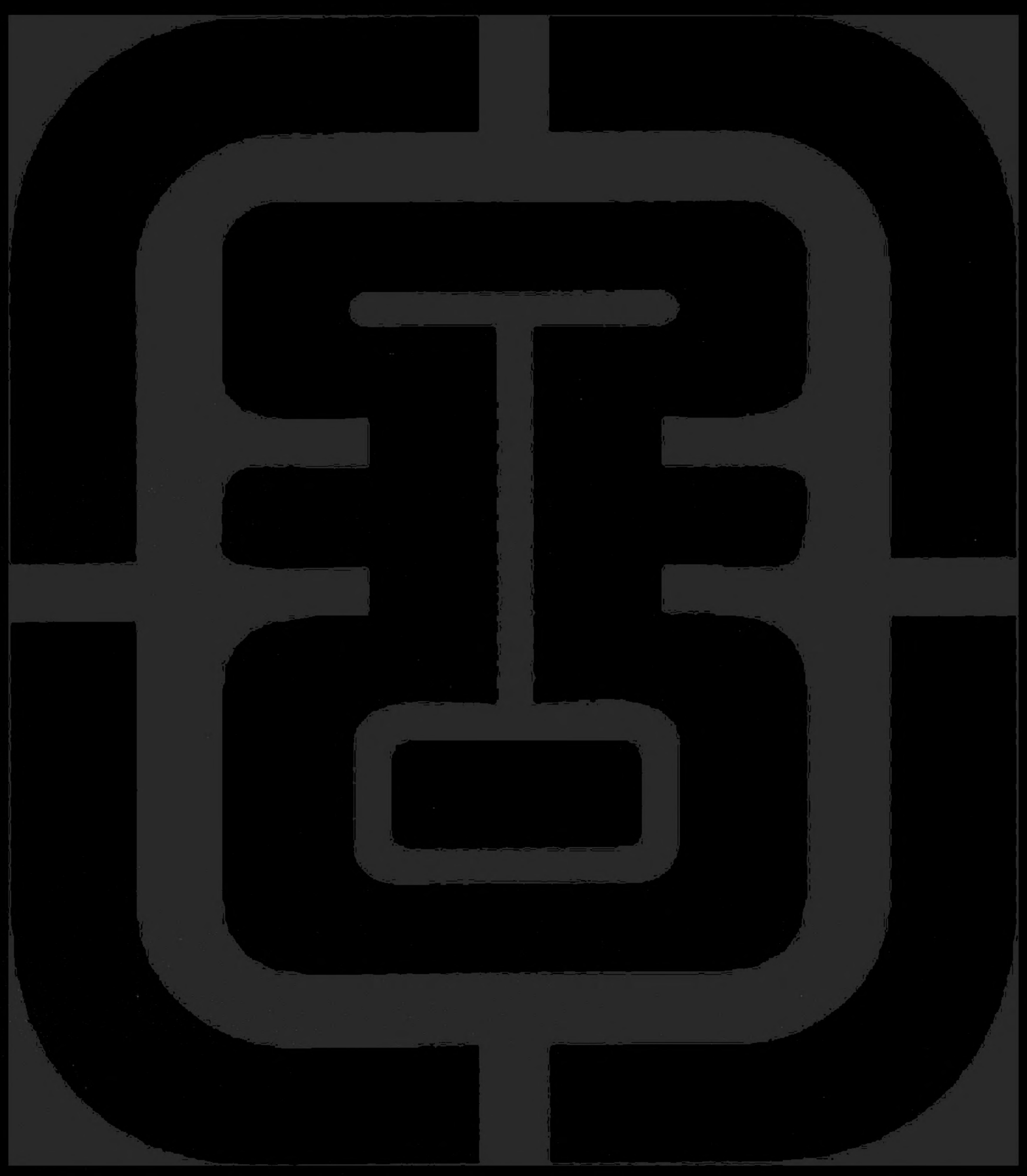
魯齋許氏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眞。當時只有復漢討賊爲當然。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歸之於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臨川吳氏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諸有忠憲於國。但勤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語也。可以爲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爲相之體哉。於主簿楊顒之諫也。生既謝之。死又哀之。孔明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心至爲敵國所窺。而慶幸其不久。孔明豈不知愛重其身哉。其若是者何也。嗚呼。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夫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言之忠而未見樂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而竟取敵國慶幸之計。苟非甚愚者。或有所不爲而謂蓋世絕人之智者爲之乎。子故曰。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且當時事勢如何耶。以一木支大厦之傾。事君

而致其身。盡瘁於國。遑恤其他。夫豈可已而不已者。楊顒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杜子美詩云。三分割據紛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又云。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此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乎知孔明之心。而豈常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哉

荀彧

龜山楊氏曰。議者謂曹公非取天下於漢。其說非也。方曹公以強忍之資。因亂假義。挾主威以利諸侯。其包藏禍心。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間關河冀。擇其所歸。卒從曹氏。志欲扶義奮謀。以舒倒懸之急。迹其行事。可謂勇智兼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其拒董昭之議何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歟。抑欲以晚節蓋之歟。由前則不智。由後則不忠。不智不忠而求免於亂臣。宜乎其難矣。嗚呼。荀君安得無罪歟。觀其臨大義斷大謀。操弄強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之霸業。至其威加海內。下陵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揚濁潰堤以成滔天之勢。而後徐以一葦障之。尚可得乎。而范曄猶謂或有殺身成仁之美。吾不知其說也。○東坡謂荀文若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子以謂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立於惡人之朝。寧忍事操乎。以爲其道似伯

表吾不知其說

朱子曰荀彧之死胡文定引宋景文說以爲劉穆之宋齊丘之比最爲得其情狀之實無復改評矣考其議論本末未見其有扶漢之心其死亦何足悲又據本傳彧乃唐衡之壻則彧之失其本心久矣